

鹽鐵論
卷十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
長沙葉氏藏明涂楨本

書新刊鹽鐵論

鹽鐵論

鹽鐵論十卷凡六十篇漢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撰按鹽鐵之議起昭帝之始元中召問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郡國鹽鐵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詰難而鹽鐵卒不果罷至宣帝時寬推行增廣設爲問答以成一家之言其書在宋嘗有板刻歷世既久寢以失傳人亦少有知者新淦涂君知江陰之明年令行禁止百廢具興親民之暇手校是書仍捐俸刻之使學者獲見古人文字之全而其究治亂抑貨利以裨國家之政者則不但可行之當時而又可施之後世此固涂君刻書之意也涂君名楨字賓賢子同年進士

弘治十四年歲在辛酉十月朔旦吳郡都穆書

鹽鐵論目錄

鹽鐵論

卷一

本議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錯幣第四

禁耕第五

復古第六

卷二

非執第七

晁錯第八

刺權第九

刺復第十

論儒第十一

憂邊第十二

卷三

園池第十三

輕重第十四

未通第十五

卷四

地廣第十六

貧富第十七

毀學第十八

褒賢第十九

卷五

相刺第二十

殊路第二十一

頌賢第二十二

遵道第二十三

論誅第二十四

孝養第二十五

刺議第二十六

利議第二十七

國疾第二十八

卷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救匱第三十

鹽鐵箴石第三十一

除狹第三十二

疾貪第三十三

後刑第三十四

授時第三十五

水旱第三十六

卷七

崇禮第三十七

備胡第三十八

執務第三十九

能言第四十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擊之第四十二

卷八

結和第四十三

誅秦第四十四

伐功第四十五

西域第四十六

世務第四十七

和親第四十八

卷九

繇役第四十九

險固第五十

論勇第五十一

論功第五十二

論鄒第五十三

論菑第五十四

卷十

刑德第五十五

申韓第五十六

周秦第五十七

詔聖第五十八

太論第五十九

雜論第六十

鹽鐵論目錄終

書新刊鹽鐵論

卷一

鹽鐵論十卷凡六十篇漢廬江太守丞汝南相寬次公撰按鹽鐵之議起昭帝之始元中召問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郡國鹽鐵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詰難而鹽鐵卒不果罷至宣帝時寬推衍增廣設為問答以成一家之言其書在宋嘗有板刻歷世既久浸以失傳人亦少有知者新淦涂君知江陰之明年令行禁止百廢具興親民之暇手校是書仍捐俸刻之使學者復見古人文字之全而其究治亂抑貨利以裨國家之政者則不但可行之當時而又可施之後世此固涂君刻書之意也涂君名楨字賓賢子同年進士

弘治十四年歲在辛酉十月朔旦吳郡都穆書

鹽鐵論目錄

卷一

卷一

本議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錯幣第四

禁耕第五

復古第六

卷二

非鞅第七

晁錯第八

刺權第九

刺復第十

論儒第十一

憂邊第十二

卷三

園池第十三

輕重第十四

未通第十五

卷四

地廣第十六

貧富第十七

毀學第十八

褒賢第十九

卷五

相刺第二十

殊路第二十一

頌賢第二十二

遵道第二十三

論誅第二十四

孝養第二十五

刺議第二十六

利議第二十七

國疾第二十八

卷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救價第三十

鹽鐵箴石第三十一

除狹第三十二

疾貪第三十三

後刑第三十四

授時第三十五

水旱第三十六

卷七

崇禮第三十七

備胡第三十八

執務第三十九

能言第四十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擊之第四十二

卷八

結和第四十三

誅秦第四十四

伐功第四十五

西域第四十六

世務第四十七

和親第四十八

卷九

繇役第四十九

險固第五十

論勇第五十一

論功第五十二

論鄒第五十三

論菑第五十四

卷十

刑德第五十五

申韓第五十六

周秦第五十七

詔聖第五十八

太論第五十九

雜論第六十

鹽鐵論目錄終

鹽鐵論卷第一



漢相 寬 撰

本議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錯幣第四 禁耕第五 復古第六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權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權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權置均輸養貨

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棄城之士饑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陳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屬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軌且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堅執銳有北而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

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爲便也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慾衆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宗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充豫之漆絲紵紵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

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溪壑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況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使百姓非

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問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將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饑賴

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文學曰古者十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贍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普管仲以權譎霸而范氏以強大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故善爲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羗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

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羸驢駝馳街尾入塞驢驘馬盡爲我畜羸駝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爲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故君子耕稼田魚其實一也商則長詐工則飾罵內懷鬪闖而心不忤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薄而女樂終廢其國今羸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羸駝旃罽不益錦綈之實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有倍其價一也一揖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其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

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智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無有金之積蹠躋之徒無倚頓之富宛周齊魯商偏天下故乃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美之所致也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河水泛濫而有宣房之功商紂暴虐而有孟津之謀天下煩擾而有棄美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强者無以充虛織不强者無以掩形雖有湊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爲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踰街衢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

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文學曰荊陽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財然後此語舊作藪緣偷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戚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筭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龍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米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鮓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

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斷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硯鑄金爲鉏耰埴爲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鑲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貉之物以眩中國從印作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夫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管子曰不飾宮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厨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黼黻則女工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

自古有之非獨於此茲高飯牛於周五穀貨軍入秦公輸子以規矩歐治以鎔鑄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坑塉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饑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胸函之鹽不出梅麝不市而吳唐之財不用也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絲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田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若則飾宮室增臺榭梓匠斷巨爲小以圓爲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爲末雖雕文刻鏤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技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更炙齊和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惠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橘柚患無狹廬穰糟也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饑者穀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疆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制其有餘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繁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智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棄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失扶

衰也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夫臣富相侈下專利則相傾也文學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後世即有龜貝金錢交施之也幣數變而民滋偽夫救偽以質防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禮則民間飾上好貨則下死利也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鄆海澤鄆通專西山山東奸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奸僞息奸僞息則民不期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爲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易而民益疑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二官

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以美貨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或滋益甚夫鑄僞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郭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脯胸那人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贍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彊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文學曰

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臆也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跽也疆養弱抑則齊民消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胸臆如何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仇讐滅仇讐滅則田野闢田野闢而五穀熟實路開則百姓贍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

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士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墾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傲皆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踐更者多不勘責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餽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傷千里未覩其在胸臆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翦木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錢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

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好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爲非亦大矣今自廣進賢之途練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文學曰蜀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雅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孝武皇帝懷九夷平百越師旅數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入穀射官救急贍不給今陛下繼大功之勤養勞勸之民此用糜蠶之時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卽位以來六年于茲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權縣太久民

良望於上陛下宜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宇宙之內鶯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蠹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猗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四夷地濱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曹沫棄三北之耻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務擒單于故未遑扣扃之義而錄拘儒之論文學曰鶯雀離巢宇而有鷹隼之憂坎井之蠹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况翱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沒淵

也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弊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其用然衆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爲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民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憂也

鹽鐵論卷第一

鹽鐵論卷第二

非鞅第七

晁錯第八

刺權第九

刺復第十

論儒第十一

憂邊第十二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僞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壤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

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極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置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未言介於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謀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柄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蹙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

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齊果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歛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柅畚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故賢者處實而効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爲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歛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强